

《嘉莉妹妹》中的物叙事

邹 芬

西北师范大学, 中国·甘肃 兰州 730070

【摘要】西奥多·德莱塞是 20 世纪美国杰出的自然主义作家。他的代表作《嘉莉妹妹》对于美国文学界意义深远。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女性主义、精神分析、消费主义、城市文化、欲望等角度, 忽略了小说中物的描写。本研究将运用物叙事理论, 探讨《嘉莉妹妹》中部分意象的意义。《嘉莉妹妹》中的物叙事有利于深入挖掘叙事的内在含义, 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模式, 重新树立对物的重要性的意识。

【关键词】西奥多·德莱塞; 嘉莉妹妹; 文化的物; 生命的物; 本体的物

引言

西奥多·德莱塞是 20 世纪杰出的自然主义作家。他的代表作《嘉莉妹妹》对于美国文学界意义深远。这部作品描写了乡下姑娘嘉莉为了追求梦想, 来到大城市芝加哥打拼, 先后依靠两个男人, 最终成为著名的歌星的故事。在《嘉莉妹妹》这部小说中有大量的物描写, 比如城市街道、旅馆、饭店、办公大楼、豪华别墅、肮脏公寓等, 这些物都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。

总体而言, 关于德莱塞和《嘉莉妹妹》的研究历程可划分为三个主要历程。首先许多学者研究了德莱塞及其作品《嘉莉妹妹》的主题和特点。其次研究焦点转向德莱塞和《嘉莉妹妹》的自然主义思想。最后学者们研究视角扩展到女性主义、精神分析、消费主义、城市文化、欲望等多领域, 但是鲜有学者关注到小说中的“物”的叙事功能。物不但可以参与人的意识和身份属性的建构, 而且可以作为“价值或社会标记”来行使区分功能, 体现权力关系。人与物的主客体界限不断消弭, 被同质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中的行动者 (Actor) (Latour, 2005: 67), 对人的社会行为和事件发展起到决定作用, 并在与人的长期亲密纠缠中获得生命力, 对人进行操控和潜移默化的改变。唐伟胜等认为“物”可能承担以下三种叙事功能: “作为文化中的物, 作为行动者的物, 作为本体的物” (尹晓霞, 唐伟胜, 2019: 76)。本文借鉴以上理论, 辨析小说中不同的物及物人之间的关系, 通过聚焦社会隐喻之物, 作为行动者的物以及本体之物, 旨在凸显物在德莱塞小说中物的重要性。

1 作为社会隐喻的物

“物”在叙事中可能成为一种符号, 被用作文化、历史、社会的隐喻 (尹晓霞, 唐伟胜, 2019: 78)。作为社会

隐喻的物强调物的社会属性, 即物如何影射或象征人物的社会地位。在《嘉莉妹妹》中, 衣服、报纸和住宅象征着主人公的社会地位。

首先, 衣服在小说多次出现,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衣服在小说中频繁出现,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嘉莉首次见到杜洛埃时, 注意到他的服饰, 推断出他富有且社会地位高。为了看剧场演出, 嘉莉成为杜洛埃的情妇。后来, 嘉莉与赫斯特伍德交往, 因其服装而认为他更富有, 并与其结婚。但婚后, 嘉莉发现他无法提供漂亮衣服, 遂离去。这表明, 嘉莉认为衣服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。

其次, 报纸能代表社会地位提升, 是身份象征。赫斯特伍德的女儿说, 到欧洲旅行的人可以在报上刊登名字, 嘉莉常看报以确认是否被刊登。赫斯特伍德则是从报纸上得到嘉莉的新闻的, 这两者的矛盾使这两个故事产生了矛盾, 作者以一种乐观的态度, 批评那些生活在历史中的人, 而不是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将来。

最后, 住宅也是主人公身份地位的象征。随着嘉莉的声名远扬, 他的住宅档次也变得越来越高。著名的威灵顿大饭店主动免费给嘉莉提供高档套房, 她也注意到了装饰华丽的门厅、四壁镶嵌大理石的大堂以及铺在地板上那精美的地毯。套房有三个房间带一个浴室, “四壁挂着图画, 长沙发上置放着柔软的土耳其枕垫, 地板上还有覆盖着棕色长毛绒的踏脚凳” (512)。嘉莉的住宅不断变得越来越豪华代表着她社会地位的提高, 从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

2 作为行动者的物

人与物的主客体界限不断消弭, 被同质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中的行动者 (Actor) (Latour, 2005: 67), 对人的社会行为和事件发展起到决定作用, 并在与人的长

期亲密纠缠中获得生命力, 对人进行操控和潜移默化的改变。在叙事研究中, 我们可以去考察叙事如何再现“物”的力量, 凸现“物”的施为性, 讲述“物”自己的历史和故事, 尤其是“物”在叙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, 比如“物”如何影响人物的行动, 推动叙事进程。

嘉莉道德堕落过程充满人与物动态博弈。面对杜鲁埃物质引诱, 她的理智和欲望交战。当她手握杜鲁埃赠予的“两张软软的漂亮的绿钞”(56), 物的力量占优。货币成为行动者, 嘉莉在金钱诱惑下, 道德约束被抛弃。同样, 赫斯特乌德出现, 嘉莉轻易地识别出他的社会地位, 并与其交往。物参与了赫斯特乌德的人生抉择。芝加哥的物质世界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人生追求。他熟练地在物的网络中穿梭, 将物质财富和物欲享乐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。嘉莉对他来说, 是能提升其身份、地位和权力的商品。他以鲜花作为礼物赠送给嘉莉。“在给予别人礼物的同时, 也就是把自己赠送给了别人, 对于受赠者而言, 礼物会产生灵力, 使礼物与自身融为一体”(莫斯, 2016: 58-59)。被礼物物化的嘉莉向他施魅, “她的青春美貌恰似那香醇的美酒, 令他沉醉”(128), 这种情感冲动契合了学界对于“物恋”的描述, “物恋作为一个客体建构起了与个体的欲望、行为、健康以及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密切关联, 或者具有某种力量, 对后者加以控制”(皮埃兹, 2008: 65)。

简·班尼特(Jane Bennett)指出, “物质的力量可以支撑或破坏、促进或阻碍、提升或退化我们”(Bennett, 2010)。物作为联接紧密的网络中的“行动者”, 对他们的情感和行动施加影响, 促进或阻碍了二人的物质实践, 也提升或退化了他们的身份地位, 导致了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。

3 作为本体的物

叙事中的“物”除了文化表征和有力量行动者功能之外, 还可被描写成具有独立于人类理性的本体性。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是比尔·布朗的“物理论”(thing theory), 它以“物”的实在性(realism)为前提, 认为真实的“物”存在于人类语言和文化脚本之外, 考察“物”如何从语言和文化的再现中溢出, 显现其独立而实在的“物性”(thingness / materiality) (1996)。

首先, 摇椅在《嘉莉妹妹》中象征着主人公的欲望。嘉莉坐摇椅时, 想象生活会变好, 但成为杜洛埃的情妇后, 她对现状不满, 期望生活好转。小说结局, 嘉莉成名歌

手, 但仍不满足, 坐在摇椅上感伤幻想, 追求“终不可得的幸福”。所以, 摇椅象征了人们的无法满足的欲望。其次, 长期使用摇椅对赫斯特乌德施加了强大控制, 使其行动和思维受限, “像吸吗啡上瘾般沉迷于摇椅看报和回忆往昔时光(341)”, 对外界事情兴趣渐减, 直到现实变得黑暗, 而往昔时光却更明亮。人完全被摇椅所控制, 丧失了自主性。由此可见, 摇椅这种本体的物, 象征着嘉莉无法满足的愿望。它同时也对赫斯特乌德施展了强大的控制力, 进而他的理性也慢慢的被蚕食。

4 结论

从物叙事的视角分析《嘉莉妹妹》中的一些意象, 可以看出“物”有以上三种功能。衣服、报纸和住宅作为文化隐喻中的物, 也能代表着社会地位的提高, 是身份的象征; 货币被授以“行动者”的角色, 通过其购买力对嘉莉进行施魅; 摇椅作为本体的物, 具有强大的控制力, 牵制主人公的行动和思维。小说中不同类型的物的描写与人物身份建构、行为习惯、命运走向的内在耦合关系和因果联系, 表明德莱塞希望借助“物的现实”来揭示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人的典型命运模式, 从而唤醒人们对于物的包围的警觉和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尹晓霞, 唐伟胜. 文化符号、主体性、实在性: 论“物”的三种叙事功能[J]. 山东外语教学, 第二期, 2019, 76-84.
- [2] 德莱塞. 嘉莉妹妹[M]. 潘庆龄, 译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.
- [3] 马赛尔·莫斯. 礼物[M]. 汲喆译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6.
- [4] 威廉·皮埃兹. 物恋问题[C]//孟悦, 罗钢. 物质文化读本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, 59-76.
- [5] Bennett, J. (2010). *Vibrant Matter: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*[M]. Durham and London: Duke University Press.
- [6] Brown, B. (1996). *The Material Unconscious: American Amusement, Stephen Crane, and the Economics of play*[M]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- [7] Latour, B. (2005). *Reassembling the Social: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-Network-Theory*[M]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